

朱熹道統論探究

—以四書為中心

吳慧貞¹

道統的觀念在中國歷史上已淵源流長，儒家信徒為弘揚中國學術極力建立學術道統，然而，「道統」二字直至朱熹才提出。²其傳承南宋以前學者的道統觀念，加上自己的獨到見解，建構了道統論的完整體系。其畢生精典之作《四書章句集注》即在立一正統之道統——《大學章句·序》及《中庸章句·序》兩篇序文起頭就談繼天立極之道統，《論語集注》及《孟子集注》兩注的末尾章亦以論道統結束。《四書》自元代起被列為科舉用書，後世主政者樹《四書》為正學之源的根本，即在於此。本章共分四節，第一節、先秦時期對道統傳承的看法；第二節、唐宋時期對道統傳承的開展：一、韓愈建構道統的譜系；二、北宋理學家對道統傳承的開展。第三節、朱熹建構道統論的完整體系；第四節、小結。

關鍵字：道統、朱熹、《四書》、《中庸章句序》

¹作者：吳慧貞 嘉義高商教師 彰化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文學博士

²、朱熹在淳熙四年所撰〈中庸章句序〉中首創「道統」一詞：「蓋自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12月）又，陳榮捷撰《宋明理學之概念與歷史》：「道統一詞首見于朱子〈中庸章句序〉，然其思想源于孟子。」（臺北：中研院文哲所，2004年12月），頁295。

第一節、 先秦時期對道統承傳的看法

「道統」一詞雖然到朱熹才正式提出使用，不過道統觀念卻由來久遠。孔子生於春秋亂世，未能趕上大同與小康的儒家政治理想時代，但他卻深切嚮往之。孔子雖然沒有明確提出道統觀念和傳道譜系，但他對堯、舜、禹、文王、周公的稱讚，即隱約地勾勒出了一個由堯、舜、禹、文王、周公的道統譜序。《論語·堯曰》：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舜亦以命禹。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
周有大賚，善人是富。「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所重：民、食、喪、祭。寬則得眾，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³

此章明二帝三王之道，凡有五節，初自「堯曰」至「天祿永終」，記堯命舜之辭也；二自「舜亦以命禹」一句，舜亦以堯命己之辭命禹；三自「曰：予小子履」至「罪在朕躬」，記湯伐桀，告天之辭也；四自「周有大賚」至「在予一人」，言周家受天命及伐紂告天之辭也；五自「謹權量」至「公則說」，此明二帝三王政化之法也。其中，孔子提出「允執其中」，強調無過不及的中庸之道，並且強調此乃堯傳舜，舜命禹的聖人傳道原則。孔子雖未有道統之言，但他啟發了孟子寫出聖賢傳承文化譜系，《孟子·盡心下》曰：

³朱熹：《論語集注·堯曰》，頁239—240。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皋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⁴

孟子認為歷史上大聖人每隔五百年出現，在他的觀念裡，儒家有一個一脈相傳的道的傳承譜系，自堯、舜、禹、皋陶、湯、伊尹、萊朱、文王、太公望、散宜生，再到孔子，這是孟子心目中的聖賢傳承文化譜系。孟子在〈滕文公下〉亦曰：「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孔子懼，作《春秋》。」⁵認為聖人相傳以道，此道在堯舜沒後衰微，中間又經歷了幾次世衰道微的局面，分別由周公、孔子等振興聖人之道。而孟子則「以承三聖者」自居，孟子在〈公孫丑下〉更是明白的指出：「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⁶「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⁶成為聖人之道的繼承者。孟子除了對道統隱以自任外，其言必稱堯舜，把堯舜作為支持他性善論的歷史人格原形，堯舜的道德生命和道德傳統構成了其性善論的歷史依據。

第二節、 唐宋時期對道統傳承的開展

繼孔子在《論語·堯曰》篇提出二帝三王政化之法，孟子在〈盡心下〉提出聖賢傳承文化譜系，唐韓愈在這基礎上，針對當時佛道思想的盛行，建構了道統傳承譜系，以確保儒家思想的主導地位；並弘揚儒家聖人之道，以對抗佛教傳法

⁴朱熹：《孟子集注·盡心下》三十八章，頁 458。

⁵朱熹：《孟子集注·滕文公下》九章，頁 330—331。

⁶朱熹：《孟子集注·公孫丑下》九章，頁 304—305。

的法統。韓愈並特別推崇《大學》，突出孟子的地位，旨在借著儒家優良的經典，批評佛老思想的不當，確立儒學的獨尊地位。宋代的理學家均極重視道統思想，孫復、石介、張載分別提出他們的道統論。程顥、程頤兄弟以天理論道；以義理解經，發明聖人之道；崇尚「四書」，超越漢唐；對佛道加以批評與吸收。唐宋的道學家與理學家分別以他們的學理對道統承傳做了開展。

一、韓愈建構儒家道統的譜系

韓愈一生排斥佛老、弘揚儒學、提倡古文運動不遺餘力；其道統譜系的提出，具有上承孟子，下啟宋明理學先河之意義。以下分（一）、對抗佛老思想，弘揚儒家聖人之道；（二）、推崇《大學》，突出孟子的地位兩點，探究韓愈的道統譜系。

（一）對抗佛老思想，弘揚儒家聖人之道

佛教自西域傳入中國，南北朝時期已非常盛行，信眾頗多。到了唐代，特別是安史之亂後，佛教不僅在理論方面有長足的發展，寺院經濟也有很大的擴張，甚至出現了「十分天下之財而佛有七、八」的局面，僧侶們不勞而食，寺院道觀不計其數，嚴重的耗費了國家的人力和財力。尤其多次舉行奉迎佛骨的活動中，上至皇帝、宰相，下至王公貴族和四方百姓，都到了癡迷顛狂的地步。佞佛舉動，已經超越了宗教的正常活動，敗壞了社會風氣，引起士人們的強烈不滿。當時任吏部侍郎的韓愈，對於「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的現狀極為不滿，大力的提出反佛理論，給憲宗皇帝上了一封「諫迎佛骨表」的奏章。其言論之大膽，比之范縝〈神滅論〉則又過之。

〈論佛骨表〉的內容，依韋政通的分析，主要有四個要點：1、佛乃夷狄之一法，不合中國先王之教。2、佛教入中國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3、天子奉佛，百姓競效，傷風敗俗。4、提出處置之道：「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⁷

韓愈從社會政治、經濟生活、綱常倫理上著眼批佛老。〈原道〉篇說：「古之為民者四，今之為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⁸韓愈所謂「古之民者四」乃指士、農、工、商，「今之為民者六」乃指四民加上釋、道也。「古之教者處其一」指皆為儒家，「今之教者處其三」乃指儒、釋、道三家。農、工、商人的生產仍是固定額，現在卻必須去負擔六類人口的消費，老百姓的負責自然加重。尤甚者，在唐代，人民擔負國家直接稅及勞役者為「課丁」，享有免賦役之特權者為「不課丁」，不課丁為統治階級及僧尼道士女冠等宗教徒。宗教中佛教徒佔最多數，其不勞而食，不工而用器，不出粟米麻絲，有害國家財政、社會經濟之處亦最甚，難怪韓愈要大力撻伐他們。

關於從綱常倫理上批佛老，主要因於佛道二教出家出世，不講綱常倫理，佛教宣揚「沙門不敬王者」，道教主張絕仁棄義，這與入世主義的儒家文化形成深刻的矛盾與分歧，〈原道〉批評佛教：「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靜寂滅者。」⁹佛教棄五倫、孝道，正好與中國傳統儒家文化形成截然的對比，因而遭到儒家人物的激烈批評，韓愈主張採取嚴厲的措施，消滅佛教，〈原道〉篇中，他說「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其亦庶乎其可也。」¹⁰

⁷ 韋政通：《中國思想史下》（臺北：水牛圖書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93年7月），頁949—950。

⁸ 韓愈：《韓愈全集·原道》（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10月），文集卷一，頁120。

⁹ 韓愈：《韓愈全集·原道》，文集卷一，頁120。

¹⁰ 韓愈：《韓愈全集·原道》，文集卷一，頁122。

佛道二教對社會責任疏離，寺觀建築窮奢極侈，新增的坐食人口又正加速啾齧國家、社會的根基。其「因果報應」、「天堂地獄」、「六道輪迴」等說法，對廣大的基層民眾形成更大的影響，這種輪迴轉世的迷信思想，引導群眾做不正確的金錢捐資，已影響到國家財政和社會經濟，所以韓愈要公開對抗佛老思想。

此外，韓愈排佛老以興儒，與其終身受儒學薰陶，是一忠誠的儒學之士密切相關。韓愈所謂的「道」指儒家學說：「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于外之謂德。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¹¹他特別強調他的道德與老子的道德不同：「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¹²指出是否講仁義，是區別儒家之道與道家老子之道的界限。韓愈的道統譜系為：

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¹³

韓愈以弘揚儒家聖人之道為己任，明確提出了儒家聖人之道的傳授系統，認為自孟子以後，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一脈相承的儒家聖人之道失傳，由於聖人之道不傳，使得佛老思想乘虛而入，並流行於天下，以致不講仁義道德，其弊甚於楊朱、墨子。他說：「於是時也，而唱釋、老于其間，鼓天下之眾而從之。嗚呼！其亦不仁甚矣！釋、老之害過於楊、墨。韓愈之賢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于未亡之前，而韓愈乃欲全之于已壞之後。嗚呼！其亦不量其力且

¹¹ 韓愈：《韓愈全集·原道》，文集卷一，頁120

¹² 韓愈：《韓愈全集·原道》，文集卷一，頁120。

¹³ 韓愈：《韓愈全集·原道》，文集卷一，頁122。

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雖然，使其道由愈而粗傳，雖滅死萬萬無恨！」¹⁴
韓愈表明自己的能力不及孟子，但他尊奉道統，以身殉道的決心是無人能比的。

韓愈的道統傳承譜系對儒家的正統地位至少有三個作用：一是用儒家道統傳承譜系對抗佛教的法統，二是認為儒家道統傳承譜系起自堯舜，比佛教道統起自釋迦牟尼，更加源遠流長，三是儒家道統傳承譜系是中國的正統，佛教是自「西夷」傳入的。韓愈的理論光大了儒家門面，擴大了影響，並為後來的理學學說做了必要的鋪墊。

（二）、重視《大學》，推崇孟子

韓愈提出道統傳承譜系，與他推崇《大學》，尊崇孟子是分不開的。《大學》本是《禮記》中的一篇，專講儒家所倡導的倫理、道德行為，有較普遍的適用性。在韓愈之前，《大學》並沒有得到特別的重視，韓愈重視《大學》，他指出：「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其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先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¹⁵可以作為道德修養的程序。他進一步指出「古之所謂正心而誠其意者，將以有為也。」¹⁶他所謂「有為」，即提倡個人修養、潔身自好和正人、治身與治國相聯繫。這就與佛老：「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¹⁷只講治心和個人的宗教修養，講求虛無無為，不講治國平天下，泯滅五倫的宗教思想體系有了截然的分別。

此外，韓愈推崇孟子有三個原因，（一）孟子是第一位較為完整的提出了聖人之道傳承的統緒，並把仁義二字連用，作為道的內涵的人。（二）韓愈認為孟子在傳儒家之道上，起了關鍵的作用。他說：「始吾讀孟軻書，然後知孔子之道

¹⁴韓愈：《韓愈全集·與孟尚書書》，文集卷三，頁 195。

¹⁵《十三經注疏 5 禮記》〈大學〉（臺北：藝文印書館，1993 年 9 月），頁 983。

¹⁶韓愈：《韓愈全集·原道》，文集卷一，頁 121。

¹⁷韓愈：《韓愈全集·原道》，文集卷一，頁 121。

尊，聖人之道易行；王易王，霸易霸也。以為孔子之徒沒，尊聖人者，孟氏而已。晚得楊雄書，益尊信孟氏。」¹⁸，他認為欲觀聖人之道，「必自《孟子》始」¹⁹。(三)、孟子當天下楊墨交亂之時，聖賢之道不明，起而拒楊墨，排異端，以繼承弘揚孔子之道為己任，其「功不在禹下者，為此也。」²⁰。韓愈說：「孟子雖聖賢，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²¹

孟子所生活的楊墨交亂的環境與韓愈所處被佛道包圍的環境極為相似，故對其產生了共鳴。韓愈期冀自己能像孟子一樣，在儒道勢衰之際，起而拒佛老，排異端，以繼承弘揚儒學為己任。經過韓愈的推崇，孟子及其書的地位逐步提高；再經過二程和朱熹等人的尊崇，孟子在道統上崇高的地位得以確立，《孟子》也由「子」轉入「經」，成為發揮道統思想的重要典籍。

二、 北宋理學家對道統傳承的開展

北宋理學家孫復、石介、張載、二程對道統均有傳承。孫復提出了尊王明道和崇儒排佛的主張，繼續闡述道統論。他說：「吾之所為道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也，孟軻、荀卿、揚雄、王通、韓愈之道也。」²²石介云：「周公、孔子、孟軻、揚雄、文中子、吏部（韓愈）之道，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也。」²³張載的道統論和以氣化論道的思想亦對後世產生了重要影響。²⁴及至二程，則伊川謂孟子死後聖學不傳，其兄明道得不傳之學於遺經。²⁵二程在道統論上有二重點，(一)、以天理論道，把道統之道與理等同，提升為宇宙本體。

¹⁸韓愈：《韓愈全集·讀荀》，文集卷一，頁128。

¹⁹韓愈：《韓愈全集·送王秀才序》，文集卷四，頁212。

²⁰韓愈：《韓愈全集·與孟尚書書》，文集卷三，頁194、195。

²¹韓愈：《韓愈全集·與孟尚書書》，文集卷三，頁194、195。

²²孫復：《孫明復小集·信道堂記》，欽定四庫全書，頁1090—175。

²³陳榮捷撰《宋明理學之概念與歷史》，頁295。

²⁴蔡方鹿：《中華道統思想發展史》（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6月），頁351。

²⁵陳榮捷撰《宋明理學之概念與歷史》，頁295。

(二)、重視《四書》，建構其理學道統體系，並對後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以下就此二點分別述之。

(一)、以天理論道

在二程哲學邏輯中，道相當於「理」範疇。其曰：「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一而已矣。」²⁶「天地常久之道，天地常久之理，非知道者孰能識之？」²⁷「理便是天道也」²⁸理即道，常久之理即常久之道。二程對道作了規定：

1、道為形而上。道為形而上，陰陽為形而下；「離了陰陽更無道，所以陰陽者是道也。陰陽，氣也。氣是形而下者，道是形而上者。形而上者則是密也。」²⁹道不離陰陽；道所以陰陽，即形而上之道是形而下之陰陽之所以存在的根據。2、道廣大深奧而無形。其曰：「夫道恢然而廣大，淵然而深奧，于何所用其力乎？」³⁰「有形皆器也，無形惟道」³¹「有形總是氣，無形只是道」³²道恢然而廣大且無形。3、道為倫理道德的行為規範。二程把天道與人道合起來，其曰：「天地所以不已，有常久之道也。人能常于可久之道，則與天地合。」³³「天地人只一道也，才通其一，則餘皆通。」³⁴宋代理學自二程起，本體論與倫理學是緊密結合的。其道既是宇宙本體，又是儒家五常五倫的倫理原則。程頤說：「且如五常，誰不知是一個道。」³⁵又說：「仁義禮智信……合而言之皆道，別而言之亦皆道也。」³⁶又「道之大本如何求？某告之以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於此五者上行樂處便是。」³⁷4、二程繼承《中庸》的中庸之道，以道為中庸。其曰：「中即

²⁶ 程顥、程頤：《二程集》，（臺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3年9月）頁1170。

²⁷ 程顥、程頤：《二程集》，頁862。

²⁸ 程顥、程頤：《二程集》，頁290。

²⁹ 程顥、程頤：《二程集》，頁162。

³⁰ 程顥、程頤：《二程集》，頁1174。

³¹ 程顥、程頤：《二程集》，頁1178。

³² 程顥、程頤：《二程集》，頁83。

³³ 程顥、程頤：《二程集》，頁1225。

³⁴ 程顥、程頤：《二程集》，頁183。

³⁵ 程顥、程頤：《二程集》，頁223。

³⁶ 程顥、程頤：《二程集》，頁318。

³⁷ 程顥、程頤：《二程集》，頁234。

道也，汝以道出于中，是道之于中也，又為一物矣。在天曰命，在人曰性，循性曰道，各有當也。」³⁸二程以道為中庸，這是對《論語·堯曰》「允執其中」和孔、孟、《中庸》、《古文尚書·大禹謨》執中思想的繼承，又是對韓愈單純以仁義為道思想的發展。

程顥曾說：「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卻是自家體貼出來。」³⁹對二程以天理論道，蔡方鹿有極高的評價，其曰：「二程以天理論道，把天理引進道統論，在天理即道的基礎上，展開了對道的涵義及道與諸範疇關係的論述。從而論證了道是宇宙本體、五倫五常、中庸相結合的本體範疇；道是陰陽乃至萬物存在的根據；道與心性相通為一。由此而發展了以往關於道統之道的理論，為道統論的確立，奠定了基礎。」⁴⁰二程的「性即理」、「格物致知」、對道的種種觀點深深地影響朱熹，朱熹站在二程及北宋諸理學家的肩膀上，對道做了更完整的詮釋。

（二）、重視《四書》，建構其理學道統體系

二程對《四書》極為重視，他們大力推崇、表彰《四書》，提高《四書》的地位。二程認為「學者當以《論語》、《孟子》為本。」⁴¹「《論》、《孟》如丈尺權衡相似，以此去量度事物，自然見得長短輕重。」⁴²將《論語》、《孟子》抬高到為學根本與尺度標準的地步。他們將《大學》視為「孔氏遺書」，認為它與聖人直接相關，將《中庸》奉為「孔門傳授心法」⁴³。二程反復強調為學必須從《論語》、《孟子》、《大學》、《中庸》入手：「學者先須讀《論》、《孟》，窮得《論》、《孟》，自有個要約處，以此觀他經，甚省力。」⁴⁴「《大學》，孔子之遺言，學者由是而

³⁸程顥、程頤：《二程集》，頁 1182。

³⁹程顥、程頤：《二程集》，頁 424。

⁴⁰蔡方鹿：《中華道統思想發展史》，頁 379。

⁴¹程顥、程頤：《二程集》，頁 322。

⁴²程顥、程頤：《二程集》，頁 205。

⁴³程顥、程頤：《二程集》，頁 411。

⁴⁴程顥、程頤：《二程集》，頁 205。

學，則不迷於入德之門也。」⁴⁵「凡看《語》、《孟》，且須熟讀玩味。須將聖人言語切己，不可只作一場話說。」⁴⁶他們認為，通過研讀《四書》，在心中真正確立了權衡尺度，具備了符合聖人之道的價值取向，則其餘諸經的研治往往會迎刃而解，甚至不治而明：「於《論語》、《孟子》二書知其要約所在，則可以觀《五經》矣。」⁴⁷「學者當以《論語》、《孟子》為本。《論語》、《孟子》既治，則『六經』可不治而明矣。」⁴⁸可以看出，二程將《四書》的地位提昇到相當的高度，其重要性甚至已經超過了《五經》。

二程崇尚《四書》，其中的一個重要思想是接續孟子，確立道統。他們推崇孟子，將孟子視為聖人之道的重要傳人，認為「孟子有功於聖門不可言。如仲尼只說一個仁字，孟子開口便說仁義；仲尼只說一個志，孟子便說許多養氣出來。只此二字，其功甚多。」⁴⁹指出孟子發展了孔子的思想，其中包括仁義、養氣、性善論等等。由於孟子的思想集中體現在《孟子》一書裡，所以二程對《孟子》一書備加推崇。

二程在闡釋《四書》思想時，常以「天理」論解釋之，進而使《四書》由經學思想轉為理學思想。例如《二程集·河南程氏遺書》卷十八載，有弟子問：「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且人與禽獸甚懸絕矣，孟子言此者，莫是只在『去之』、『存之』上有不同處？」曰：「固是。人只有個天理，卻不能存得，更做甚人也？」⁵⁰這是將「天理」作為人與禽獸得以區別的本質特性也。他們還說「人之所以為人者，以有天理也。天理之不存，則與禽獸何異矣？」⁵¹又曰：「莫之為而為，莫之致而致，便是天理。」⁵²二程認為「天理」即人之本性，「性即理也，所謂理，性是也。」⁵³理則自堯舜至於涂人，一也。

⁴⁵程顥、程頤：《二程集》，頁 1204。

⁴⁶朱熹：《四書章句集注·讀論語孟子法》，頁 44。

⁴⁷程顥、程頤：《二程集》，頁 1204。

⁴⁸程顥、程頤：《二程集》，頁 322。

⁴⁹程顥、程頤：《二程集》，頁 221。

⁵⁰程顥、程頤：《二程集》，頁 214。

⁵¹程顥、程頤：《二程集》，頁 1272。

⁵²程顥、程頤：《二程集》，頁 214。

⁵³程顥、程頤：《二程集》，頁 292。

二程以《四書》建構其理學體系，進而以自己作為道統的接續者，於是傳統的道統觀成了理學道統體系。

第三節、朱熹建構道統論的完整體系

朱熹的道統思想是其學術思想十分重要的組成部分。他首創「道統」二字，推廣道的傳授統緒；闡發「十六字心傳」，作為歷代聖賢一脈相承的道統精神核心。建構精緻而完善的道的哲學；注解《四書》，集道統論之大成。以下依此四點，分別述之。

一、首創「道統」二字，確立道統的傳授統緒

據陳榮捷教授考證，「道統」這一概念出自於南宋李元綱在公元一一七二年所作《聖門事業圖》之第一圖「傳道正統」，此圖由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曾子、子思、孟子、周子、二程子，而至朱子。⁵⁴雖然李元綱的「傳道正統」提出了道統的概念，但「道」與「統」二字未曾連用，還沒有形成一個專有名詞。直至朱熹在淳熙四年所撰《中庸章句·序》中首創「道統」一詞，肯定了道統的存在，甚至認為「蓋自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

蓋自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其見於經，則「允執厥中」者，堯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堯之一言，至矣，盡矣！而舜復益之以三言者，則所以明夫堯之一言，必如是而後可庶幾也。… 夫堯、舜、禹，天下之大

⁵⁴陳榮捷撰《宋明理學之概念與歷史》，頁 295。

聖也。以天下相傳，天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聖，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際，丁寧告戒，不過如此。則天下之理，豈有以加於此哉？自是以來，聖聖相承，若成湯、文、武之為君，皋陶、伊、傅、周、召之為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統之傳，若吾夫子，則雖不得其位，而所以繼往聖、開來學，其功反有賢於堯、舜者。然當是時，見而知之者，惟顏氏、曾氏之傳得其宗。及曾氏之再傳，而復得夫子之孫子思，則去聖遠而異端起矣。子思懼夫愈久而愈失其真也，…作為此書，以詔後之學者。…其曰「天命率性」，則道心之謂也；其曰「擇善固執」，則精一之謂也；其曰「君子時中」，則執中之謂也。世之相後，千有餘年，而其言之不異，如合符節。…自是而又再傳以得孟氏，為能推明是書，以承先聖之統，及其沒而遂失其傳焉。則吾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語文字之間，而異端之說日新月盛，以至於老、佛之徒出，則彌近理而大亂真矣。然而尚幸此書之不泯，故程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續夫千載不傳之緒；得有所據，以斥夫二家似是之非。蓋子思之功於是為大，而微程夫子，則亦莫能因其語而得其心也。

55

朱熹在前人道統譜系的基礎上進一步闡發了儒家聖賢道統譜系，其道統譜系有四點值得注意：（一）、致力於填補孔孟之間的傳承空白。朱熹在長時間的思考之後，以為《大學》「經」的部分，是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⁵⁶；「傳」的部分，則為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⁵⁷。朱熹在《大學或問》中曰：「何以知其然也？曰：『正經辭約而理備，言近而指遠，非聖人不能及也，然以其無他左驗，且意其或出於古昔先民之言也，故疑之而不敢質。至於傳文，或引曾子之言，而又多與《中庸》、《孟子》者合，則知其成於曾子門人之手，而子思以授孟子無疑也。』」⁵⁸如此，

⁵⁵ 朱熹：《中庸章句·序》，頁29、30。

⁵⁶ 朱熹：《大學章句》，頁17。

⁵⁷ 朱熹：《大學章句》，頁17。

⁵⁸ 朱熹：《大學或問》，頁514。

曾子對《大學》一書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而子思不僅是《中庸》的作者，同時也是將「傳」傳給孟子者。朱熹增強曾子與子思傳道統的重要性，而子思又是孟子的老師，這樣便填補了孔孟之間的傳承空白。(二)、因為哲學的需求，於是在堯舜之上，更溯至伏羲。所謂「上古聖神」，乃是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此可於《大學章句·序》見之。《大學章句·序》曰：「此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所以繼天立極」⁵⁹朱熹屢言伏羲，陳榮捷認為「乃基於《易》之太極。『《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相傳伏羲乃畫八卦者也。」⁶⁰朱熹以《太極圖說》首句為「無極而太極」⁶¹，故屢言伏羲。(三)、排除漢唐諸儒、舍棄其師李侗於道統之外。根據蔡方鹿的研究，朱熹排除漢唐諸儒的原因主要有二，1、是漢唐諸儒溺心於訓詁詩賦，而不及義理，未能接續聖人之道。2、是漢唐君王行的是霸道，未能接續三代聖王之道。⁶²至於朱熹舍棄其師李侗於道統之外的原因，乃認為李侗學問大旨有四，即「默坐澄心」、「灑然融釋」、「體驗未發」和「理一分殊」。⁶³陳榮捷亦認為「李侗思想旨趣，在方法上。李教學者于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之氣象，李侗于理學實無所闡發。」⁶⁴(三)、特擇周敦頤，且列於二程之前。朱熹特擇周敦頤，列於孟子與二程之間，實具有哲學性之確切緣故。陳榮捷認為「公元（即周子）崛起，闡發心性義理之精微。誠、性、命、心、太極諸觀念，確俱源于太極圖及通書。微周子之貢獻，新儒學將有不少之缺隙。微太極圖之觀念，新儒學亦殊缺乏其基礎。」⁶⁵朱熹因須釐清理與氣之關係，不得不採用太極陰陽之說。又因二程不言太極，不能不取周子之〈太極圖〉而表彰之，又注周子的《太極圖說》，於是加周子於道統傳授之內。朱熹在〈奉安濂溪先生祠文〉中推崇周敦頤說：「惟先生道學淵懿，得傳於天，上繼孔顏，下啟程氏，使當世學者得見聖賢千載之上，如聞其聲，如睹其容。授受服行，措諸事業，傳

⁵⁹ 朱熹：《大學章句·序》，頁 13。

⁶⁰ 陳榮捷：《朱子新探索》（臺北：學生書籍，1988 年 4 月），頁 431、432。

⁶¹ 周敦頤：《周子通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 3 月），頁 48。

⁶² 蔡方鹿：《中華道統思想發展史》，頁 448。

⁶³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陸）》卷 97〈延平先生李公行狀〉，頁 4516—4520。

⁶⁴ 陳榮捷：《朱學論集》（臺北：學生書籍，1988 年 4 月），頁 15。

⁶⁵ 陳榮捷：《朱學論集》，頁 16、17。

諸永久而不失其正，其功烈之盛，蓋自孟氏以來，未始有也。」⁶⁶朱熹以《太極圖說》首句為「無極而太極」，又以「理」來解釋太極，這就明確地把周敦頤的《太極圖說》納入理學的體系裡來。(四)、朱熹於新儒家中特尊二程。其〈建康府學明道先生祠記〉說：「吾少讀程氏書，則已知先生之道學德行，實繼孔孟不傳之統。」⁶⁷「此道更前後聖賢，其說始備。自堯、舜以下，若不生個孔子，後人去何處討分曉？孔子後若無個孟子，也未有分曉。孟子後數千載，乃始得程先生兄弟發明此理。」⁶⁸朱熹弟子蔡季通亦稱：「天先生伏羲、堯、舜、文王，後不生孔子，亦不得；後不生孟子，亦不得；二千年後又不生二程，亦不得。」⁶⁹又《大學章句·序》中說：「宋德隆盛，治教休明，於是河南程氏兩夫子出，而有接乎孟子之傳，……然後古者大學教人之法、聖經賢傳之指，粲然復明於世。」⁷⁰朱熹很明確地以二程為道統傳人，在孟子後數千載，幸得二程兄弟發明此理。

二、闡發「十六字心傳」，為道統精神的核心。

朱熹《中庸章句·序》曰：「蓋自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其見於經，則『允執厥中』者，堯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堯之一言，至矣，盡矣！而舜復益之以三言者，則所以明夫堯之一言，必如是而後可庶幾也。」⁷¹在這裡，朱熹明確提出「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為「十六字心傳」。這裏所說的「允執厥中」即《論語·堯曰》篇提出的「允執其中」⁷²。《論語·堯曰》的「執中」思想為《孟子》、《中庸》所繼承。《中庸》提出「致中和」⁷³，《孟子·

⁶⁶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伍）》，頁 4038。

⁶⁷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伍）》，頁 3732。

⁶⁸朱熹：《朱子語類（肆）》卷九十三，頁 3096。

⁶⁹朱熹：《朱子語類（肆）》卷九十三，頁 3096。

⁷⁰朱熹：《大學章句·序》，頁 14。

⁷¹朱熹：《中庸章句·序》，頁 29、30。

⁷²朱熹：《論語集注·離婁下》，頁 359。

⁷³朱熹：《中庸章句》，頁 33。

離婁下》提出「湯執中」⁷⁴，到《古文尚書·大禹謨》則明確提出「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朱熹認為，道統的傳授不脫離「中」的原則，而「執中」的思想載之於《論語》、《尚書》等經典。這「十六字心傳」乃堯舜禹三聖傳授心法，亦即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一脈相承的道統精神核心。

本來，所謂「十六字心傳」出於東晉偽《古文尚書》中的〈大禹謨〉，朱熹以之為「聖賢傳心之奧」並無歷史依據。陳榮捷解釋朱熹此舉謂：「道統之觀念，乃起自新儒學發展之哲學性內在需要。於此吾人可知新儒學之整個觀念，乃建立在理之觀念上。」⁷⁵對於這「十六字心傳」，朱熹作出了頗具理學色彩的解釋：

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而以為有人心、道心之異者，則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而所以為知覺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難見耳。然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二者雜於方寸之間，而不知所以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無以勝夫人欲之私矣。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也。從事於斯，無少間斷，必使道心常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為自無過不及之差矣。⁷⁶

朱熹認為心有人心、道心的不同，人心生於形氣之私，道心原於性命之正，二者雜於方寸之間，天理、人欲互相拉扯，任何人皆是如此一上智者也有人欲之私，下愚者也有道心之輔正，而人不知所以治之之方。這樣下去，人欲與道心的糾結中，天理是無法勝過人欲的。惟有精微的審查二者之不同，專一的守著道心之正，且不間斷的明辨之，這樣，道心才能常為一身之主，而人心也才能每聽命於道心。

⁷⁴ 朱熹：《孟子集注·離婁下》，頁 359。

⁷⁵ 陳榮捷：《朱學論集》，頁 17。

⁷⁶ 朱熹：《中庸章句·序》，頁 29。

朱熹這天理、人欲的解釋，是以往儒學所沒有的，已深具理學色彩。

在《尚書·大禹謨》中朱熹再一次闡發說：「心者，人之知覺主於身而應事物者也。指其生於形氣之私者而言，則謂之人心；指其發於義理之公者而言，則謂之道心。人心易動而難反，故危而不安；義理難明而易昧，故微而不顯。惟能省察於二者公私之間以致其精，而不使其有毫釐之雜；持守於道心微妙之本以致其一，而不使其有頃刻之離，則其日用之間思慮動作自無過不及之差，而信能執其中矣。堯之告舜但曰『允執厥中』，而舜之命禹，又推其本末而詳言之。」⁷⁷通過這種理學化的解釋，「十六字心傳」被納入了理學範疇之中，成為其理學體系建構的重要理論依據與精神內涵。

三、建構精緻而完善的道的哲學

朱熹在「道」方面，不僅繼承和發展了二程的思想，更兼採眾說，綜羅百代，從而建立起一個龐大的理學體系，可說是對北宋以來的理學思潮進行了一次全面總結。對理學來說，朱熹不僅繼承，更是一種創造，從而建構了精緻而完善的道的哲學。根據蒙培元的研究，朱熹對「道」（理）有五點貢獻⁷⁸：

第一，他吸收兼納二程思想。朱熹以理為本體的思想以及「性即理」、「格物致知」等思想，固然是繼承、發展了程頤學說；但他同時又很強調心的作用，他的「心與理一」的思想顯然是自程顥發展而來，他的仁學思想與程顥尤為密切。朱熹對二程思想作了一個總結。第二，他批判地吸取了張載的氣化學說，第一次全面地討論了理氣關係問題。⁷⁹第三，朱熹出於建立理學體系的需要，繼承、發

⁷⁷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肆）》卷六十五《尚書·大禹謨》，頁3180。

⁷⁸ 蒙培元：《理學的演變》（臺北：文津出版社，1990年1月），頁22、23。

⁷⁹ 朱熹對理氣的討論有：（一）、朱熹對周敦頤太極說的改造（二）、理氣先後：1、理氣無先後，理氣不離2、理先氣後3、理邏輯在先（三）、理氣動靜（四）、理一分殊（五）、理氣同異：1、理同氣異2、理隨氣異3、理有偏全。詳見吳慧貞《朱熹孟子學研究》（彰化：彰化師範大學博士論文101年1月），頁99—127。

展和改造了周敦頤的太極說，提出「太極陰陽說」，把太極說成是宇宙的最高本體，把太極之理說成是整個自然與社會的精神本體，並且建立了理有層次的「理一分殊」學說。⁸⁰第四，批判繼承邵雍的象數學，吸收了其中的「一分为二」的方法和「元會運世」的歷史哲學，也大量的吸收其「易學」思想。⁸¹第五，朱熹堅持了儒家立場，從理論上批判了佛學，但吸收了佛學的思維成果；此外，通過周敦頤等人，吸收了道家的不少思想，這一點是二程所缺少的。關於蒙培元的研究，朱熹學生黃幹在〈朱熹行狀〉中亦云：「周、程、張、邵之書，所以繼孔孟道統之傳，歷時未久，微言大義，鬱而不章，先生為之裒集發明，而後得以盛行於世。」⁸²由此可以看出，朱熹可說是集北宋理學之大成者。

朱熹在《四書》中論道處甚多，以《論語集注》為例，朱熹論道處有，如〈學而〉篇：「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朱熹注解以道為「仁道」，其曰：「所謂孝弟，乃是為仁之本，學者務此，則仁道自此而生也。」⁸³又「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朱熹注解以道為「事物當然之理」：「凡言道者，皆謂事物當然之理，人之所共由者也。」⁸⁴〈為政〉篇「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朱熹注解以道為體：「蓋心即體，欲即用，體即道，用即義。」⁸⁵〈里仁〉篇：「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朱熹注解以「道者，事物當然之理。」⁸⁶「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朱熹注解以理一分殊論道：「蓋至誠無息者，道之體也，萬殊之所以一本也；萬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萬殊也。」⁸⁷〈公

⁸⁰ 同上註。

⁸¹ 蒙培元認為朱熹的「易學」思想不完全承襲程頤，而是大量吸收了邵雍思想，且認為朱熹後學大都是這樣看的。蒙培元：《理學的演變》（臺北：文津出版社，1990年1月），頁23。

⁸² 束景南撰《朱熹年譜長編》卷下（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9月），頁1430。

⁸³ 朱熹：《論語集注·學而》，頁68。

⁸⁴ 朱熹：《論語集注·學而》，頁73。

⁸⁵ 朱熹：《論語集注·為政》，頁76。

⁸⁶ 朱熹：《論語集注·里仁》，頁94。

⁸⁷ 朱熹：《論語集注·里仁》，頁96。

治長〉篇：「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朱熹注解以天理論道，指出：「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體，其實一理也。」

⁸⁸〈述而〉篇：「子曰：『志于道，據於德，依于仁，游於藝。』」朱熹注解以道為「人倫日用之間所當行」的原則。⁸⁹

以《孟子集注》為例，〈離婁〉上：「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朱熹注解以「先王之道，仁政是也。」⁹⁰又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朱熹注解以「有道之世，人皆脩德，而位必稱其德之大小。」⁹¹又曰：「道在爾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朱熹注解以「親之、長之，在人為甚易，而道初不外是也。」⁹²〈告子〉下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朱熹注解以「道不難知，若歸而求之事親敬長之間，則性分之內，萬理皆備，隨處發見，無不可師，不必留此而受業也。」⁹³

以《中庸章句》為例，「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朱熹注解：「道，猶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則其日用事物之間，莫不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⁹⁴「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朱熹注解：「道者，日用事物當行之理，皆性之德而具於心」⁹⁵「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⁹⁶朱熹注解：「達道者，循性之謂，天下古今之所共由，道之用也。」「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朱熹注解：「道者，天理之當然，中而已矣。」⁹⁷「子曰：『道不遠人。』」朱熹注解：「道者，率性而已，固眾人之所能知能行者也，故常不遠於人。」⁹⁸「天下之達道五」朱熹注解：「達道者，天下古今所共由之路，即《書》所謂五典，《孟

⁸⁸朱熹：《論語集注·公冶長》，頁103。

⁸⁹朱熹：《論語集注·述而》，頁121。

⁹⁰朱熹：《孟子集注·離婁上》，頁336。

⁹¹朱熹：《孟子集注·離婁上》，頁340。

⁹²朱熹：《孟子集注·離婁上》，頁344。

⁹³朱熹：《孟子集注·告子下》，頁344。

⁹⁴朱熹：《中庸章句》，頁32。

⁹⁵朱熹：《中庸章句》，頁32。

⁹⁶朱熹：《中庸章句》，頁33。

⁹⁷朱熹：《中庸章句》，頁34。

⁹⁸朱熹：《中庸章句》，頁39。

子》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⁹⁹

綜合《四書》裡朱熹所說的道乃（一）、形上之天理，無形象、無聲臭，而且超越時空，永恆不滅：「蓋心即體，欲即用，體即道，用即義」、「蓋至誠無息者，道之體也，萬殊之所以一本也；萬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萬殊也。」、「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體，其實一理也。」、「達道者，循性之謂，天下古今之所共由，道之用也。」（二）、人倫道德之道：「道者，事物當然之理。人倫日用之間所當行。」、「先王之道，仁政是也。親之、長之，在人為甚易，而道初不外是也。」、「道不難知，若歸而求之事親敬長之間，則性分之內，萬理皆備，隨處發見。」、「道者，率性而已，固眾人之所能知能行者也，故常不遠於人。」、「達道者，天下古今所共由之路，即《書》所謂五典，《孟子》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便是人之五倫，而行於此五倫之間的實理便是道。（三）客觀事物的規律：「凡言道者，皆謂事物當然之理，人之所共由者也。」、「道，猶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則其日用事物之間，莫不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又如「花瓶便有花瓶底道理，書燈便有書燈底道理。」¹⁰⁰認為花瓶、書燈，以至水、火、金、木、土及萬物都有自己的特殊規律，此規律即道或理。

綜上所述，朱熹道統之道集北宋諸理學家（尤其二程）之大成，具有宇宙本體、儒家倫理原則，以及事物規律等多重涵義，他把各種思想加以融鑄，建構出精緻而完善的道的哲學。

四、 建構《四書》，集道統論之大成

朱熹在注解《四書》的過程中，對道統問題進行了詳細的闡述，可謂集道統

⁹⁹ 朱熹：《中庸章句》，頁 45。

¹⁰⁰ 朱熹：《朱子語類（肆）》卷九十七，頁 3266

論之大成。首先，朱熹在《中庸章句·序》中提出了「道統」二字，並認為，自上古以來，道統便聖聖相傳，一脈相承，堯傳之舜，舜傳之禹「若成湯、文、武之為君，皋陶、伊、傅、周、召之為臣，……自是而又再傳以得孟氏為能推明是書，以承先聖之統，及其沒而遂失其傳焉。」¹⁰¹如果僅僅到此為止，則這一道統譜系只是對前人之說的繼承與綜合。但朱熹要建構的是理學道統說，因此，他以二程作為道統傳人，他說：「程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續夫千載不傳之緒；得有所據，以斥夫二家似是之非。蓋子思之功於是為大，而微程夫子，則亦莫能因其語而得其心也。」¹⁰²這樣，朱熹在繼承前人道統說的基礎上進一步確立了由堯舜、孔孟直到二程的理學道統的傳授譜系。同時，他又在《中庸章句·序》中提出「十六字傳心訣」，作為堯舜禹三聖傳授心法，即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一脈相承的道統精神核心。此外，在《大學章句·序》中，朱熹也提到：「此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所以繼天立極，而司徒之職、典樂之官所由設也。」¹⁰³反復強調道統的重要性。

再者，《論語》終篇〈堯曰〉：「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於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¹⁰⁴朱熹在詮釋時，引楊時的言論說：「《論語》之書，皆聖人微言，而其徒傳守之，以明斯道者也。故於終篇，具載堯、舜咨命之言，湯、武誓師之意，與夫施諸政事者，以明聖學之所傳者，一於是而已，所以著明二十篇之大旨也。」顯然，朱熹贊同楊時的說法，認為應從道統說的角度去把握《論語》主旨。在《孟子集注·序說》中，朱熹摘錄韓愈有關儒家道統傳授譜系：「韓子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¹⁰⁵其用意即在突出道統意識。

¹⁰¹ 《中庸章句·序》，頁 29、30。

¹⁰² 《中庸章句·序》，頁 29、30。

¹⁰³ 《大學章句·序》，頁 13。

¹⁰⁴ 朱熹：《論語集注·堯曰》，頁 239。

¹⁰⁵ 朱熹：《孟子集注·序說》，頁 243。

又《孟子》終篇〈盡心下〉末章：「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皋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¹⁰⁶朱熹按：「此言，雖若不敢自謂已得其傳，而憂後世遂失其傳，然乃所以自見其有不得辭者，而又以見夫天理民彝不可泯滅，百世之下，必將有神會而心得之者耳。故於篇終，曆序群聖之統，而終之以此，所以明其傳之有在，而又以俟後聖於無窮也，其指深哉！」¹⁰⁷在朱熹看來，《孟子》篇終之言，是對群聖之統的肯定，也是對接續道統後聖的期許。朱熹他又借程頤在程顥墓表中所言：「周公歿，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先生生乎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為己任。辨異端，辟邪說，使聖人之道渙然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然學者於道不知所向，則孰知斯人之為功？不知所至，則孰知斯名之稱情也哉？」¹⁰⁸朱熹以程顥上接孟子作為道統的傳人，使其理學道統觀得以充分體現。

此外，朱熹在《孟子》的其他篇章亦寄予對道統的傳揚。如〈公孫丑上〉篇「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朱熹注解時引二程的話，指出：「蓋堯、舜治天下，夫子又推其道以垂教萬世。堯、舜之道，非得孔子，則後世亦何所據哉？」¹⁰⁹強調孔子對傳授、推廣堯舜之道的重要作用，世無孔子，則聖人之道無由傳。〈公孫丑下〉篇通過注解孟子「五百年必有王者興」之語，闡發了自堯、舜至湯，自湯至文、武之間聖人相傳的統緒，並以皋陶、稷、契、伊尹、萊朱、太公望、散宜生等為之輔佐。¹¹⁰〈離婁下〉篇：「孟子曰：『禹惡旨

¹⁰⁶ 朱熹：《孟子集注·盡心下》，頁 458。

¹⁰⁷ 朱熹：《孟子集注·盡心下》，頁 459。

¹⁰⁸ 朱熹：《孟子集注·盡心下》，頁 459。

¹⁰⁹ 朱熹：《孟子集注·公孫丑上》，頁 286。

¹¹⁰ 朱熹：《孟子集注·公孫丑下》，頁 304。

酒而好善言。湯執中，立賢無方。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武王不泄邇，不忘遠。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朱熹注解曰：「歷敘群聖以繼之」，¹¹¹並以天理常存，人心不死來詮釋聖人之道的傳授，賦予道統以理學之時代特徵。

朱熹在注解《四書》時，時時以道統為念，分別在《中庸章句·序》、《大學章句·序》、《論語》終篇〈堯曰〉、《孟子》終篇〈盡心下〉、《孟子·公孫丑上》、《孟子·公孫丑下》、《孟子·離婁下》諸篇闡揚道統的傳承，最後，朱熹說：「雖以熹之不敏，亦幸私淑而與有聞焉。」¹¹²儼然以自己接續二程，集道統論之大成。

第四節、結語

道統思想源遠流長，孔子雖然沒有明確提出道統觀念和傳道譜系，但他對堯、舜、禹、文王、周公的稱讚，即隱約地勾勒出了一個由堯、舜、禹、文王、周公的道統譜序。孔子雖未有道統之言，但他啟發了孟子寫出聖賢傳承文化譜系，孟子認為歷史上大聖人每隔五百年出現，在他的觀念裡，儒家有一個一脈相傳的道的傳承譜系，此道在堯舜沒後衰微，中間又經歷了幾次世衰道微的局面，分別由周公、孔子等振興聖人之道。而孟子則「以承三聖者」自居。孟子除了對道統隱以自任外，其言必稱堯舜，把堯舜作為支持他性善論的歷史人格原形，堯舜的道德生命和道德傳統構成了其性善論的歷史依據。

繼孔子在《論語·堯曰》篇提出二帝三王政化之法，孟子在〈盡心〉下提出聖賢傳承文化譜系，唐韓愈在這基礎上，針對當時佛道思想的盛行，建構了道統傳承譜系，以對抗佛老思想，弘揚儒家聖人之道。韓愈並特別推崇《大學》，突出孟子的地位，旨在借著儒家優良的經典，批評佛老思想的不當，確立儒學的獨

¹¹¹ 朱熹：《孟子集注·離婁下》，頁 359。

¹¹² 朱熹：《大學章句·序》，頁 14。

尊地位。北宋理學家孫復、石介、張載、二程對道統均有傳承。孫復提出了尊王明道和崇儒排佛的主張，繼續闡述道統論。張載的道統論和以氣化論道的思想對後世產生了重要影響。及至二程，則伊川謂孟子死後聖學不傳，其兄明道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二程在道統論上有二重點：（一）、以天理論道，把道統之道與理等同，提升為宇宙本體。（二）、重視「四書」，以《四書》建構其理學體系，進而以自己作為道統的接續者，於是傳統的道統觀成了理學道統體系。

到了朱熹，他站在歷代聖人、學者的肩膀上，建構了道統論的完整體系，其體系有四大特色：一、首創「道統」二字，確立道的傳授統緒。其道統譜系有五點值得注意：（一）、致力於填補孔孟之間的傳承空白；（二）、因為哲學的需求，於是在堯舜之上，更溯至伏羲；（三）、排除漢唐諸儒、舍棄其師李侗於道統之外；（四）、特擇周敦頤，且列於二程之前；（五）、於新儒家中特尊二程。二、闡發「十六字心傳」，為道統精神的核心，也是其理學體系建構的重要理論依據與精神內涵。三、建構精緻而完善的道的哲學。根據蒙培元的研究，朱熹對「道」（理）有五點貢獻：（一）、吸收兼納二程思想；（二）、第一次全面地討論了理氣關係問題。（三）、提出「太極陰陽說」，把太極之理說成是整個自然與社會的精神本體，並且建立了理有層次的「理一分殊」學說；（四）、批判繼承邵雍的象數學；（五）、堅持儒家立場，批判、吸收佛老的思維成果。四、注解《四書》，集道統論之大成。朱熹在注解《四書》時，時時以道統為念，分別在《中庸章句·序》、《大學章句·序》、《論語》終篇〈堯曰〉、《孟子》終篇〈盡心下〉、《孟子·公孫丑上》、《孟子·公孫丑下》、《孟子·離婁下》諸篇闡揚道統的傳承。最後，朱熹說：「雖以熹之不敏，亦幸私淑而與有聞焉。」儼然以自己接續二程，集道統論之大成。

參考書目

（依姓氏筆畫為序）

- 1、《十三經注疏 5 禮記》臺北：藝文印書館，1993 年 9 月
- 2、朱熹：《四書章句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 12 月
- 3、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 12 月
- 4、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 12 月
- 5、朱熹：《朱子語類（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 12 月
- 6、束景南：《朱熹年譜長編》卷下 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 年 9 月
- 7、吳慧貞《朱熹孟子學研究》彰化：彰化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論文 101 年 1 月
- 8、周敦頤：《周子通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 3 月
- 9、韋政通：《中國思想史下》臺北：水牛圖書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93 年 7 月
- 10、孫復：《孫明復小集·信道堂記》，欽定四庫全書
- 11、陳榮捷撰《宋明理學之概念與歷史》臺北：中研院文哲所，2004 年 12 月
- 12、陳榮捷：《朱學論集》臺北：學生書籍，1988 年 4 月
- 13、陳榮捷：《朱子新探索》臺北：學生書籍，1988 年 4 月
- 14、蔡方鹿：《中華道統思想發展史》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 年 6 月
- 15、程顥、程頤：《二程集》臺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3 年 9 月
- 16、蒙培元：《理學的演變》臺北：文津出版社，1990 年 1 月
- 17、韓愈：《韓愈全集·原道》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年 10 月

